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憲集卷十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五百八十九 集部

文憲集卷十

明 宋濂 撰

傳凡三十五章

太白大人傳

中子學既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欲尊王道推霸略稽令驗古建太平十二策與河東薛收西遊長安見隋君道經太白山息於灌木之陰有丈人自東来緄袍無表顏色腫噲肩負東芻去文中子僅十步弛擔箕踞而

坐兩手搔爬眼視雲漢若四傍無一人者搔已習指文中子謂收曰彼鳳頸龜背須垂至腰者為誰收對曰河汾王夫子也曰其王通耶曰然曰將何之曰夫子憂世未治以策西見隋君耳丈人大笑不止文中子異之乃摳衣趨前揖而問曰丈人何哂通也豈通未聞先王之道不足以咸和萬民乎丈人曰不然也豈八埏之大利害如牛毛有非一士之舌可盡乎丈人曰不然也豈上天未欲平治天下天下不當見大道之行乎丈人曰不

然也曰三者既非敢問丈人所哂者何事耶丈人曰嘻
何子愚之甚也夫具人之體服人之服食人之粟朓使
稍有知孰不欲堯舜君民哉是有道焉不可苟而就也
文中子曰其道何如丈人曰道有三其上焉者燮和坤
乾經綿星辰樞機四時輨轄五行執天之徳以牖帝明
以達帝聰然其自任以斯道之重非人君北面而事之
不復輕出出則必為帝者師若堯之君疇舜之務成昭
禹之西王國是已其次焉者以六合為一家以四海為

翰蕃以五嶽為封鎮以元后為父母以臣鄰為伯仲以蒸庶為赤子煦以深仁財以正義防以峻禮陶以至樂威以嚴刑式以庶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然亦不輕於自試必待王者致敬盡誠而後起而佐之否則樂耕漁以終其身若成湯之伊尹周之太公望是已其下焉者彷徉局束涊訾栗斯不遠千里衒已求媚君門如天無路可陟俯伏闕下黽逌神疲闇隷見訶不敢出氣此不自重惜而狥時射利者之所為若齊王之門操瑟而售

者是已今子之西来也欲為君疇務成昭西王國乎欲
學伊尹太公望乎抑欲同售瑟於齊王之門者乎子須
麋具在寧不知所自處也且子獨不聞之三家之市有
處子焉必待行媒始相知名又必待納采問名納吉納
徵請期親迎而後始成昏不然是奔也雖國人皆知賤
之矣子今負策而干進恐與不待聘而奔者無大相遠
也況隋君天性沉猜不恱詩書廢棄學校殺戮元勛溺
寵廢嫡惟婦言是用惟刻薄毒痛之法是崇是嗜蕭墻

之禍起在旦夕子尚欲行王道乎言暴虐於湯武之世必見誅談仁義於桀紂之朝必見黜何也時不同也子如解吾言即請東轅毋西向不然子其行哉文中子曰丈人之論至矣通何敢不敬承明訓然竊有疑焉願丈人卒教之也昔孔子大聖也車轍環於諸國棲棲遑遑如喪家之狗至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而卒不悔者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丈人教通以不仕然則孔子不足法歟丈人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在

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下孔子一等則可其所可不可其不可子自視其孔子耶柳下孔子一等者耶昔魯男子善學柳下惠者葢以其不可而學其可也予聞子嘗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珥問禮於闞子明正樂於霍汲考易於王仲華而其知顧出魯男子下予竊為子不取也夫不察時而冐進謂之瞽施之不當其可謂之愚不度德量力而强行謂之固枉已從人謂之賊淪溺僶回而弗止謂之淹瞽則不達愚則不周固則不變賊則不正

淹則不振是五垢者子皆躬蹈之宜乎有疑於子予去子矣予去子矣丈人言畢負蓧而行文中子面如死灰遠望丈人南行不見其背目猶不暫捨薛收進曰夫子何慕之深耶收聞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姧言雖辯君子不聽彼丈人不過姦言而辯者爾初未聞先王之道夫子衝冐風露跋涉而至此終不因其說而中返乎文中子遂行至隋隋君御太極殿文中子以太平十二策上之隋君下公卿議公卿多不悅文中子退而嘆曰

丈人其至人哉於是賦東征之歌而歸著續經數萬言君子曰甚哉出處之難也以河汾之賢操經綸之具施之天下何不可者而丈人方詆其自售斷斷不恕況其下者乎甚哉出處之難也

雜傳九首 有序

婺為浙水東大郡自昔人物多出其中載諸史冊者既或謬誤而不載者又將湮沒無聞濂竊病之欲分道學忠義孝友政事文學卓行隱逸貞節八類作先

民傳以示鄉之来學荏苒沉痾竟不能遂志近幸少瘳因自劉滂而下得九人皆史官之所略者謏敘其大槩而附以賛辭俾侍史録寘别稿俟他日書成却隨類以附入焉傳直書名而不諱者葢史法當爾也

南山樵者宋濂自引

劉滂傳

劉滂字德霖武義人滂自少誦説能屈其師與浦江梅執禮同遊學人士多傾下之號東梅西劉中大觀己丑

進士第調新昌縣令縣在豫章山中俗嗜鬬令到官輒移病去以他吏攝之滂臨以誠未幾稱治雖傍邑訟不能決者乞從滂決之豪鄒氏橫里中挾貴𡢃誣人死滂捕致械治之部使者為請不聽卒傳以法投豪于相州蔡京與滂祖為布衣交滂至京師京曰吾故人有孫耶除詳定敕令所删定官欲挽滂為黨會常瑑書詩屏間京疑其訕已屬滂求其迹且遷官滂笑曰此胡為及我哉京聞之不悅滂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餘年靖康

初詔除太常博士不拜建炎中上問人才於近臣學士詹乂給事中汪藻舍人李公彦皆云滂可用用滂知建昌軍建昌舊守多儒夫威權不立兵習悍驕邀求無度滂至一以法繩之兵不勝其忿持戟入市掠人物即拒者刺傷之滂捕係追償兵遂為變滂及母妻皆死時紹興甲寅七月三日也滂卒時年五十六其妻湯氏侍姑側兵及身猶不去竟遇害建昌人聞滂死皆慟哭失聲蹦期父老猶會佛祠哭之有欲絕者且千里以書弔其

孤朝廷既誅始亂者復用御史言褒滂為朝請大夫官其一子墉滂好學善屬文與人交終始如一聞有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毅然不可回奪以及於難云

賛曰劉氏初居七閩五代之季有汝明者遷永嘉之荆溪生四子焉孟與仲隨父居季移三衢幼曰器來徙武義滂之六世祖也荆溪之顯者則太常少卿安節給事中安上入河南從伊川程頤游所學甚粹人稱二劉先生武義之顯者世有其人其登進士第則

自滂始而通判楚州嘉成甌寧宰三傑繼之後来者復接踵而起多以善政聞歲時燕饗軒蓋繽紛青紫間錯當時以為盛事然君子之論則在彼而不在此也

鞏豐傳

鞏豐字仲至其家鄆之濵城渡江即所寓上斷為武義人曾祖燾祖庭芝皆左承議郎庭芝世號山堂先生者也父瀍鄉貢進士前此科目相傳七世矣豐學敏而早

成自童丱時前輩源緒古今音節事之因革總統如注水千丈之壑迎前隨後宿艾駭服以為積數十年燈火勤力聚數十家師友講明猶不能到也時新廸義理之學草茅士震於見聞多矜露怵狃至他文史言論儒之藝業又昧陋傎倒莫知幅程獨豐抑縱開闔條疏品彙應變不迫富若素有著之於文無險怪華巧而以理屈人片辭半牘皆清朗得言外趣尤工為詩多至三千餘首淳熙辛丑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代還

舊比皆自學入館有不善之者纔授江東提刑司幹辦
公事遭母喪免又授浙東會改法本路人不許為監司
屬官遷幹辦福建帥司公事以格知臨安縣政尚寛簡
吏民信化刑罰衰息會其友為學官豐勸拔滯淹士坐
此食宫觀禄久之始提轄左藏庫復以宫觀罷已而又
授宫觀而豐死矣嘉定丁丑正月晦日也年七十豐既
挾奇才人謂宜居館閣中秘不應徘徊下列日望其升
益顛仆不起故聞其死多傷之而龍泉葉適痛之尤深

豐性質易無岸谷然有以自負命雲侶月跨越汗漫浩乎不可涴暇日輒載一壺獨行田野不問岐路抵暮而返去家二里有龍門峽登眺徜徉慨然曰此可以止矣仕雖不顯無幾微見於顔面云子二人積耕皆為儒

賛曰武義之有鞏氏自庭芝始初庭芝登元城劉安世之門以道學為東平倡弟子受業者恒數百人及其来遷也以所學化導如東平故武義人士知尚義理之學亦自庭芝之始至豐又從東萊呂祖謙游於是

中原文獻麗澤淵源萃於一門矣嗚呼懿哉

葉秀發傳

葉秀發字茂叔其先由栝徙金華為金華人秀發師事呂祖謙唐仲友極深性理之學以餘力為文輒擢慶元丙辰進士第弟子慕之從其學者歲至數百人初授福州長溪簿丁父憂而歸服除轉慶元府學教授秀發嘗著論語講義發越新意以誨諸弟子且曰聖門授業之源無過此書然義理無窮倘一切沿襲舊說吾心終無

所得若欲見諸行事是猶假他人之器以為用用之於已且惴惴焉不以為便況欲假人乎哉時鉅儒樓鑰史彌鞏婁昉鄭性之楊簡袁燮皆器秀發與之交而於簡問難尤切每至日昃忘食簡自謂有所啟發得邊詹顧葉四子為喜葉盖指秀發也秩滿推陞循從政郎建寧府政和令丁母憂服闋調安慶府桐城丞金人犯蘄黄二州桐城為鄰壤萬目睽睽不相保騎兵將迫家人號泣求避秀發叱之曰此正臣子竭力致身之日雖死何

憾苟先去之如一邑生聚何脩城浚濠曰為備禦計會金人使諜者至秀發擒之亟斬於城門以狥金人計沮不得近邑賴以完事定制閫忌其功不自已出上其擅斬非法降迪功郎未幾録敘改合入官授宣教郎知嶽州休寧縣俄以前事論奪秀發退居餘十年無一毫觖望意獨憤李誠之之冤上書訟於朝初誠之守蘄蘄陷一城士卒皆戰死無降者誠之亦望闕再拜拔劍自剄議者不録其忠反咎其不能全人故秀發不平而訟之

言辭朗烈聞者降嘆史彌遠當國人有自桐城来者彌遠以秀發事爲問其人歷言撫綏安定之詳且謂其等得保首領至今皆葉桐城之賜不然已無桐城久矣彌遠領之從容問参知政事宣繒其言同彌遠嘆曰幾失賢矣即日起發擢知真州揚子縣轉奉議郎差監都進奏院越七日命知高郵軍高郵爲淮東緊治時尚繹騷弗寧秀發上五策一曰防海道二曰審邊城三曰擇武守四曰練軍實五曰畜財用而以正人心作士氣爲之

本言多聽高沙三十六湖水高而田下隄防不固則千
里一壑民且無稼秀發建石埭以疏水勢瀦洩有恒無
乾溢之病其後馬光祖来為守行埭上思秀發功構堂
埂梁之隄以祠焉尋轉承議郎疾作上書乞致事特陞
朝奉郎已而疾甚力劾去貪墨吏人勸其何自苦如此
秀發曰不可吾死後彼必殘吾民以逞同列来問疾整
襟對坐惓惓以究心邊事為祝無他言其忠義出於天
性至死不變如此紹定庚寅九月辛年七十卒之日唯

遺書籍數篋弊衣一襲至無以為斂當屬纊時民夢秀發擁高牙大纛入獄祠民疑其為神遂肖像而祠其中云秀發夷險一節臨事唯可以義動不可以勢利刼澤物之念則若飢渴然居田里日有犯私鑄者縣令趙善琛欲重其刑而連坐之秀發曰刑一成而不變君子所盡心焉縱姦固失傷善亦豈為得哉善琛為之止有悍戾者日嗜闠富人嫉之欲以嘯聚之名寘於法秀發白於郡守鄭如剛曰血氣之爭則有之嘯聚則未之聞也

民因得不死秀發卒後累贈朝議大夫學者尊之曰南坡先生所著書有易説周禮説論語講義及詩文行於世子夢澤孫振祖皆出仕能以清白世其家云

贊曰瀌嘗讀國學進士王若訥記秀發桐城斬諜事未嘗不流涕而嘆也當金人陷蘄士大夫析圭儋爵者或納欵賣降之不暇有若秀發者官僅一丞耳則不顧妻子嬰城固守法宜在所褒嘉顧以擅斬而罪之果何道耶譬有丈夫焉居深山中盜欲舞刀劒欲

其財先遣游偵以察虛實其隸怒殺偵者大夫乃不責盜而責隸可乎不可也國之政如此將何以致乎治耶宋自是而微矣嗚呼自古當季世變白為黑倒上為下若斯之類甚衆人所不能堪而秀發安之抑賢矣哉

喻偘傳

從弟南强附

喻偘字伯經義烏人其從祖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又同登紹興丁丑進士第其季良弼亦太學生晚以特

科補新喻尉皆以文學稱而良能最知名偘蚤從良弼學繼受經於永康陳亮復由太學諸生登慶元己未進士第調宣城尉有境外盜狙入尉界内偘登執之歸於府府帥臣丘崈異之乃立所由尉庭下曰盜逃出境尉不執閫入境他尉乃執邪所由尉震恐開禧丙寅金人犯淮府檄令尉二人餉軍由歷陽達鍾離鍾離乃敵衝要法當以重兵護糧護不滿千人令畏縮不敢前偘奮不顧難諭鄉長老召募足千數即行道經含山有敗兵

回揚言於衆曰我曹潰矣將以糧資敵乎弗去懼殲耳民愕視亡策將逃佀曰事急矣乃命弓卒執大斧而前曰設遇敵尉必先死職也終不負國汝未必死乃負尉耶欲去視吾斧民不敢動卒致饋於濠糧有羨衆謂尉宜得佀悉歸於公府遷慶元府觀察推官丁父憂不赴調隆興府觀察推官真德秀来為帥素知佀能文見佀與屬吏迎道左為之改容思論薦之未薦德秀去佀乃以選人為宜春丞宜春地接贛吉吏珥筆成風民善訟

偘為人怦怦諒直聽必以情民退無後言凡訴臺部者必曰得宜春丞一聽死無憾居久之由承直郎改奉議郎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聽公事改章服尋陞朝奉郎初偘久從諸老游幕中多新進少年議論雅不合偘嘆曰吾髮已種種寧能與翩翩小兒較短長哉遂請祠而歸築室丈人峰下曰廬隱若將終焉嘉熈丁酉九月年八十四卒子二人宣子武子偘性豪談論今古輒目光如注氣軒軒出鼻哃間人莫能抗尤長於文辭通直郎

杜游嘗稱之曰質而不俚華而不靡憤而不激怨而不懟不以食膾炙為美澹乎其有味不以刺文繡為工黯乎其有光其感時念故推物類情抑揚離合必窮其源以揚其波其不合於律者鮮矣君子以為知言當乾道淳熈間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張栻四君子皆談性命而闢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亮倔起其傍獨以為不然且謂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之所罕言後生小子與之談之不置殆多乎哉禹無功何

以成六府乾無利無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於是推尋孔孟之志六經之㫖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略明白簡大坦然易行人多疑其說而未信倡獨出為諸生倡布列綱紀發為詞章扶持而左右之使亮之門惡聲不入於耳高名出諸老上皆倡之功也已而亮為世議所扼當路必欲擠之死地凡再下詔獄倡與同志生極力營解幾陷羅織遂脫亮於萬死一生之

中亮顧侶曰此生死而肉骨也人多義之侶所著有隨見類録二百卷蘆隱類藁五十卷首論六經之功用云

從弟南强

南强字伯强自幼負竒氣父直方以與陳亮類俾從之游時著録牒者歲數千百人南强周旋其間獨能探深索隱語移日精鋭鋒起亮曰喻伯强文墨翰議凛然可畏也慶元乙卯戊午連貢於鄉未幾入太學中監舉月書率占前列上禮部皆不得第嘉定庚辰俛奉南廊對

授邊功部臨安府富陽縣尉轉脩職郎南强創射樓補
闕卒額時其練習春秋則都肄府中嶶幟精明行列整
肅負出他縣上縣民譚甲與丘乙鬨譚女以癇死誣丘
驚趺所致挾王丙為左縣以命南强南强召譚與王列
於庭且詰譚曰汝以病死女誣人汝不吐實將坐汝譚
色動顧謂王曰汝嗾我也亟袖案白上言抵譚罪境内
多盜販舳艫尾相銜不絶徼卒與豪猾為市弗可敗南
强一切禁捕雖犯權勢貽怨讟弗懼也寶慶初禮部侍

郎真德秀以言事去廟堂歸京尹跡其所至欲并以為
罪德秀舟過富春江南强亟見且賦詩為餞人皆壯之
轉承直郎處州縉雲丞未上紹定庚寅三月卒年七十
一南强讀書不為口耳學必欲見之實踐每至名義可
喜事擊節慷慨謂戾契可致初當路欲排善類指陳亮
為根㩼煉刺骨罪且不測門人畏其威熖噤不敢出聲
南强義形辭色貽書誚責言先生無辜受罪將賷恨入
土吾曹為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昧昧是得為士類

邪復走東甌見葉適備陳寃狀適曰子真義士也即秉燭為作書數通南強又持走越袖見諸臺官誦言無忌卒直亮之寃南強為人不立崖岸而見義勇為聞朝廷行一善政輙昂首吐氣或有司苛虐彈指長吁終日不樂暇時旅肴設醴與賔友握手劇談日至再三不倦為文善馳騁下筆輙數千言不繩削而自合大篇短章忞人取去往往不甚愛惜惟梅隱筆談十四卷尚存子二厚祖埜埜業進士

贊曰自道廢民散師弟子之義缺平居則繆為恭敬視其影或不敢踐一逢患難輒反目若不相識然甚者至更名他師使侶與南强見之必將唾去之矣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其侶南强之謂乎

樓大年傳

樓大年字元齡義烏竹山里人父伯寬由太學入官授江陰縣尉轉知無為軍襄安鎮以終大年從鄉先生徐

僞游僞實朱熹弟子故大年長於性命之學登嘉定癸未進士第調迪功郎池州青陽縣尉丁内外艱服除監嘉興府袁部鹽場尋知嘉興青龍鎮該慶壽恩循從事郎嚴州遂安縣令差兩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兩易監行在會子庫同列以侵欺被劾唯大年獨免改宣教郎知隆興府南昌縣為治先教化建利去病若嗜欲然縣民夜行為雠家毆死事覺賂其甥來就辟甥自陳殺民狀甚悉大年疑之亟命丞往驗丞受賕使焚屍以滅

迹大年怒聞於府屬録事覆實録事復受賕如丞大年正色抗辦録事為引去上之憲臺令觀察推官重讞事始白民敬之生為立祠遷奉議郎通判吉州提點刑獄李迪以大年廉慎命録一道滯囚大年隨重輕而疏裁之抱成案就迪言咸聽未幾攝郡事江東大姓查氏以父遺書據幼弟資産幾六十萬弟長訴之縣州歷二十年不解迪曰非清白吏如大年者不足以究此以其事下大年舉張詠決子壻爭財故事為例命歸其弟人以

為允歲終吏以公帑錢粟羡餘来白曰此公券內物前官具有例大年斥之以助軍餉及周宗室之鰥嫠者皆舉手加額而退換承議郎提領户部犒賞所主管文字尋陞朝奏郎寶祐甲寅三月卒於官年七十子一人三畏大年襟度灑落如晴空皎月一塵不染然在官洞察民隱脫有理未安者必反覆沉思終夜不寐所見一定屹如砥柱不移雖壓以權貴人之勢弗回也及解印綬去攀轅卧轍者綿亘十餘里或者以為無愧古循吏云

初理宗降訓廉謹刑二詔大年摭古之可法戒者二百
事疏之號銘心偶録藏於家
賛曰濂嘗過竹山問大年子孫無恙獲拜其遺像癯
然一儒者爾而其剛烈之氣則常信於萬物之上人
果可以貌取之哉自夫道學不明士喪其所守雖以
魁梧竒偉之夫考其行事脂韋自媚如女婦之留髯
鬣也其視大年何如哉大年受學徐僑與聞濂洛闗
閩之學其所養充矣此所以㑹然獨異也學之所繫

於人者有如是哉

許子良傳

許子良字肖説東陽人姿禀卓犖幼誦書一覽通大義及壯馳騁經史精文辭尤長於科目之學抽關啟鑰得言外意生徒欣欣從之旬月間輒知為文肯綮嘉定丙子以詩賦魁江東漕司試禮部不利嘉熙戊戌始登進士第年已五十餘矣調餘姚簿未上用宰相喬行簡薦監鎮江西酒庫前此贏羨率自入子良不納一札以上

歸公家官吏相顧駭嘆淮東轉運司辟主管帳司瀕江有蘆場三十里所民資其利守邊吏議清野欲悉剗去子良諫之止遷知晉陵縣版籍紛亂官賦多放失諸司督捕急如雷電吏竄匿殆盡前令以不良去子良爲稽逃亡考隱漏催科定繇條緒粲然沿江制置司辟準備差遣俄監安溪酒庫改宣教郎知都昌縣庫藏赤立子良節縮浮冗兩年之間供輸遂有餘豪右設詭名以欺租賦莫敢何問子良列其主名揭於市復從而一之豪

右慙憤陰圖中子良無隙可乘而止沿江制置司辟幹
辦公事轉承議郎通判和州改江州差幹辦行在諸司
糧料院子良當輪對不欲立異惟取廷臣所言有闗天
命人心之大者重陳之不汎不激上為首肯再三未幾
有旨俾閱滯獄八十餘子良為繙案一一讞之雖累歲
不引決者一旦曲直皆白進大學博士請外出知饒州
以臺疏罷主管成都府玉局觀磨勘轉朝奉郎知岳州
復轉朝散郎改知台州弊蠧相仍負上供錢三百餘萬

子良節縮如都昌凡典例所宜得者亦謝去居半載郡計裕如子良聽訟據案與兩造相爾汝以察其情情既得即決遣之吏袖手旁睨具文書而已同僚與吏無所容其私皆忌之吏白每歲以錢折米二萬斛子良又不許而禁卒有不便者於是嗾其毆獄吏以撼之且相與出危言子良知墮其計即委印出闗去事上降兩官賈似道開閫荆湖辟主管機宜文字且為辦其非辜敘朝散郎事有難處他人不能寘筆者經子良議定人無異辭

景定庚申三月卒於沔川年七十五子良翛然如鶴風
措孤騫性清介不同俗與人交極尚風義赴急扶顛斧
鉞在前弗暇顧然剛腸嫉惡或面折至發赤世多樂軟
媚見其論議激烈望風嚴憚不知其襟懷夷坦無纎芥
含茹意居官務抑豪强凡武斷於鄉者悉刑之事其長
懇懇欲納忠縱嬰其怒不避知都昌日方岳來為郡岳
面目嚴冷人不敢仰視子良數為抗辨且曰俟自我得
之自我失之雖獲罪無恨岳初怒甚已而察子良忠亮

反㓵薦之子良生平奉養甚儉雖列膴仕蕭然如寒士
容至啜茗清談飢則煮餅而已子良子四人伯繼仲立
最良

贊曰黄夢炎有云子良之為人其平如砥其直如弦
其堅剛如百煉金其孤峭如危壁千仞江萬里亦云
蒼苦勁嶷不知四方復有何人文學政事當推子良
為第一吳子良亦云鏡明而衡平子良以之無愧於
清白吏王萬者也子良何以得此於人哉非真卓然

有立合於詩之柔不茹剛不吐者未必能致於斯也嗚呼賢哉或者以子良從似道辟為白璧蒼蠅之玷知人之道帝堯亦難之而顧以此尤子良邪其求全也甚矣

葉由庚傳

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伯祖維芑祖維休連擢進士第父綦字實之以世科累遷太常寺主簿輪對言中書政本宜清心正己以求賢為務時宰不樂改軍器監丞差

知荆門軍建堡柵開溝洫蒐練民兵人思奮厲會京西帥幕建議築城東嵏兩山之巔菾以山無水泉且非敵路條其不便者六制置使趙方主先入之説不從菾嘆曰敝民誤國寧有避耳遂解印綬去有旨除夔路轉運判官俄復予祠尋差知武岡軍未上而卒由庚生而口吃嗜讀書從周大亨習春秋為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絶意進取時丹溪徐僑倡明考亭朱熹之學四方人士多集其門由庚執經從之僑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

之説由庚早夜磨礪探窮經旨驗之於躬行期凝合而無間僞謂人曰成父從僞最久靜愿無他好講學意趣殊深吾道爲有所托矣遂以通名其齋居且戒之曰心體之流行即天運之流行也無乎不通而塞之人其物矣由庚佩之終身金華何基王栢皆宗於熹學次第相傳遠有端緒皆慕由庚造詣真切相與貽書辨析至無虚月基疑周子太極圖補先天圖之未備其辭多云云由庚則曰太極圖與先天圖實相表裏固不待預見先

天圖而暗與之合先天有圖其辭已具於大傳說卦中亦不待邵子别為論議而後明況先天乃伏羲所圖無非法象自然之妙太極乃周子自出心思擬形畫象而為之者先天圖當作先天圖觀之太極圖當作太極圖觀之圖雖不同而其理則未嘗不一也若曰周子之為圖盡在於修之一言使學者可以用功謂之隨時立教至是盖備則可耳切不可謂陰有以補先天圖之未備也先天圖自大極生兩儀加倍而為四八以至於六十

四左自一陽而六陽右自一陰而六陰自然生生不窮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太極圖止於四象以為火水木金即其中以為土説至五行輒止各有其義未易優劣正不必將先天圖比並參較也栢以論語屬詞聯事集為魯經章句而以大學中庸孟子為之傳已整比成卷質之由庚由庚則又曰記録之書非經體也移易固未為不可第論語乃孔子之微言與他記録者實殊非可以緒分類合也南軒張子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孟言仁朱

子猶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又况孔子之言誠有不可破壞者以今第一卷首條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類為夫子出處若入門人記孔子德容之盛未為不可第二卷首條堯曰至公則說乃弟子於終篇特記聖學之傳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與孟子篇終歴叙道統同一意亦恐不但思古傷今而已也今欲尊四書為魯經唯以孔子格言大訓與問答之語為經門人所自言及子思孟子之書為傳則庶幾爾夫

欲尊之曰經者以其大公至正為萬世常行之道不可下同諸子並稱不必類合而經始尊也基栢皆深服其言由庚於講切義理不立異不苟同虚已精索必求真是之歸雖十往返不厭然其為人端重寡言笑燕居謹獨盛服不去身暑月則冠雲巾衣素紗深衣終日澄坐四時之祭豫戒内外祗事具饌必豐潔冝幣必置名封識如期行事命弟子為儐賛奠獻告廟成徹俎而退則以餕餘饗宗人若冠若昏喪亦皆遵熹家禮問道考德

者户外之屨常滿其誨學者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聞一
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若纏蔽於文字間
待其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為名言縣
大夫過門問政多以謹義利之辨及視民如傷告之邑
民隂被其賜部使者蔡抗及郡守趙汝騰趙孟傅先後
具書幣請由庚攝麗澤書院山長雖皆力辭而名聞益
顯婦人女子亦如其為修身踐行之士也前至元己卯
閏五月年七十八卒無子以族子遐孫為後平生不務

著書雖研濂洛諸家之說以教人僅有論語纂遺若干卷瘦叟自誌一卷藏於家

贊曰婺傳朱熹之學而得其真者何基則受經熹之高第弟子黄榦而黄栢則基之門人也至若徐僑親承指授於熹而由庚從僑游者最久又盡得其說焉及僑既没由庚與基栢遂以道學為東南倡評者謂基深潛沖澹得學之醇栢通睿絶識得學之明由庚精詳暢達得學之通考其一時化廸之盛入其室者

殆如春風和氣之襲人從容一言之加輒睟面盎背而鄙吝為之消盡嗚呼何其盛哉九京可作瀌當為執鞭焉

吴思齊傳

吴思齊字子善處之麗水人祖深有竒才永康陳亮以子妻之遂来家永康父遼迪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知廣德軍思齊少頴悟倣遼為古文即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遂用辭章家知名尋由任子入

官監臨安府新城稅鎻廳試漕司中舉上禮部不利後從常調為嘉興縣丞會令以言去攝縣事縣獄多留繫思齊坐獄戸讞問凡株連疑罪悉簡出之死刑多平反事有檢覆得實郡首吏持之上下承望不敢動亟聞部使者黙之郡有盜殺其黨於貸獄蔓延不決下思齊議思齊曰盜攘盜貨與民殊科獄久不斷者由吏教囚以贓累民爾若正其殺人罪置寄贓不問則得矣慮囚者如其言民有育人之子者恒出入父母家一旦忽不知

所往其父訟求之思齊名父母至庭一訊而情無隱卒白其事提點刑獄洪起畏辟思齊類曰吏或謂通籍可立致思齊曰斂怨以干禄非策之上也辭尋監戸部犒賞酒庫起畏時守鎮江復檄入幕府起畏議築城思齊諫曰京口以長江為天塹城之何為即城徒厲民耳其役遂輟賈似道喪母上將以太常鹵簿臨其喪禮部侍郎文及翁欲上疏言懼禍且中止思齊曰叱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黙也未幾遷饒州節制司凖備差遣監察御

史俞浙以論謝堂出為太府少卿留夢炎當國言堂有勲籍浙劾之過思齊曰公宅百揆畏勢家而屈臺論天下其謂何似道丞相堂貴戚力能生殺人思齊以小官中其諱惡不盧宣泄人為危之而思齊弗顧也俄不願仕請監南嶽廟流寓桐廬婦翁方登嘗知饒州以思齊賢每謀以自近思齊不樂依婦勢避去性好施與兄弟孤女無歸者嫁之比隣皃女欲殺者食之死無以斂手足者棺之宦游十年田無半畮之增後值宋改物家益

艱矦至無甔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譬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者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耳失聽交游苦其聾語未畢馳去獨婺方鳳粤謝翺睦方壽劇談每至夜指畫手書傍觀咄咄而畧無倦意先墓在麗水不能數歸省歲時必遥望隕涕因自號全歸誓不失身以病父母也思齊天性直慤雖行人所難坦然不見崖異心知有是非不知有毁譽禍福學者尊其行爭師之方鳳評思齊之為人如徐積陳師道君子不以為過大

德辛丑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録録成賦詩别諸友遂卒臨卒神明湛然無怛化意所著書有左氏傳闕疑擬周公瑾平荆州碑魏司馬孚賛䟦杜詩集陳亮葉適二家文選又倣真德秀文章正宗輯宋一代詩文巻袠多未就子三人巽之拱之成之拱之蚤卒

賛曰濂遊浦陽仙華山問思齊舊游處見其石壁題名尚隱隱可辨故老云思齊與方鳳謝翱無月不游

游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每扶攜望天末慟哭至失聲而後返夫以氣節不羣之士相遇於殘山剩水間奈之何而弗悲若思齊者其知事君不以存亡貳其心者歟士有哀思齊者云睨碣石其如卷兮鉅海簸而不移其言信矣哉

謝翶傳 附

謝翶字皐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鑰性至孝居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

辨證傳於時翺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莬漳泉二州倜儻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叅軍聲連梁楚間已復别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翺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别處及其時號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嚴有子陵臺孤絶千丈時天凉風急翺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酹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䰟朝往兮何極莫来歸

兮闕水黒化為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聞者為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其意者獨嗜佳山水鴈山昂湖蛟門候濤沃州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抉秘所至即造游録持以誇人若載七寶歸者游倦輒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邨尋隱者方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直遡盛唐而上不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拔峭勁雷電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

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通之其苦索多類此婺睦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上前代遺老尚多存者咸自詫見翺晚明年乙未以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鄉千里交游惟方韶卿吳子善最親不翅兄弟慎收吾文及吾骨授之韶卿即鳳子善即思齊已而鳳等果至與方幼學方壽馮桂芳翁登登之弟衡瘞翺子陵臺南以文稾殉伐石表之曰粤謝翺墓初翺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

掛劒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劒錄勒諸石未就復爲建許劒亭於墓右從翺志也翺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云翺好修袍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游不務譜於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慕屈平託興遠游自號晞髮子過談勝國事輒悲嗚煩促涕泗潸然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懵闇翺翺自若也所著手抄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賛一卷楚詞芳草圖譜一卷宋鐃歌鼓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

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游録九卷餘俶秦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歷代詩譜皆未完所選唐帝柳諸家詩及東都五體詩不在集中

賛曰翺一布衣爾未嘗有一命於朝徒以被天祥之知麻衣繩屨章皇山澤間若無所容其身使其都重禄受社稷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翺不負天祥肯負國哉翺葢天下之士也昔田横不降漢拔劍

自剄客之從死者五百人若翺之志其有類横之客者非邪吾聞諸任先生云

楊氏家傳

楊端其先太原人仕越之會稽遂為其郡望族後寓家京兆唐末南詔叛陷播州乆弗能平僖宗乾符三年下詔募驍勇士將兵討之端夢神人告曰爾亟往此功名機也端與舅氏謝將軍詣長安上疏請行上慰而遣之行次蜀蠻諜知之斂退者半乃詣瀘州合江逕入白錦

軍高遥山據險立砦結土豪史蔣黄三氏為久駐計蠻出寇端出奇兵擊之大敗尋納欵結盟而退唐祚移於後梁端感憤發疾而卒子孫遂家於播宋贈太師太師生牧南既嗣世痛父業未成九溪十洞猶未服日夜憂憤其子部射逆其志選練將卒伐羅閩時閩附南射部射深入閩匿將士絶其後部射力戰死其子三公抱父尸不去閩執之以歸牧南卒三公幽於閩半載會阿永蠻酋長黒長與閩有連語之曰殺其父而囚其子人弗

為也盡歸諸閫不荅默定怒夜以一牝馬竊載與俱歸且發兵納三公界上三公遣衛兵檄名謝廵檢謝帥夷獠逆之會濟江夷獠忽懐異志引舟岸北呼謝曰為我語若主當免我科賦否則吾不以舟濟三公怒瞋目視舟嘘者三舟奔而前三公遂涉夷獠爭持牛釃酒為謝三公剪帛繫獠頸吸水噀之帛或蛇形獠伏地哀祈誓輸賦不敢反三公復噀之帛如初三公生二子寳實寳當立自以才不逮讓與實實字真卿聞宋太祖受命即

欲遣使者入貢會小火楊反新添族二部作亂實同謝
廵檢討之夜薄賊營盡殲其衆實傷流矢病創而卒實
生昭字子明既嗣世二弟先蟻各擁强兵先據白錦東
遵義軍號下州蟻據白錦南近邑號揚州昭不能制曽
未幾何蟻稱南衙將軍舉兵攻先且外結閩兵爲助謝
廵檢子都統謂昭之子貴遷曰蟻名仇雠而賊同氣罪
不容於死盍討之遂大發兵設二覆於高遥山要其歸
而擊之閩大潰赴水死者數千蟻亡入閩貴遷太原人

與端為同族其父充廣乃宋贈太師中書令業之曾孫
莫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延朗之子嘗持節廣西與昭
通譜昭無子充廣綴貴遷為之後自是守播者皆業之
子孫也貴遷字升叔慶歷皇祐間儂智高亂邕貴遷曰
通夜郎浮牂牁出其不意擊之漢制南粵之奇策也吾
當報國以自效即如瀘次於南川得暴疾將還其季父
先使南川鉅族趙隆要殺之官至武功大夫德州刺史
生三子光震光榮光明光震字長卿瀘南夷羅乞弟叛

瀘遣使乞師光震督兵行時閩黨宋大郎與乞弟通遏其歸道光震與戰連七日不決遣帳卒王龍閤道走播趣謝都統濟師謝至武婁山見二酋縱騎橫槊馳騁若掊麾其衆謝以勁弩射其一應弦而斃其一大憤拔刃衝陣謝斫傷其首殺之即宋兄弟也二夷懼而退因不能為瀘患光震官至從義郎沿邊都巡檢使生五子文廣文真文錫文貴文宣文廣字敬德少孤仲父光榮潛謀篡立衆弗與光榮奔高州欲藉蠻兵以危宗國文廣

與部將謝石近謝成忠謀奉書幣送光榮以歸事之如初光榮復欲陰鴆文廣文廣詭為不知愛敬日篤黄標儀盜發光震墓文廣捕斬之事連其弟理郭理郭奔高州蠻謀作亂會老鷹砦獠移族亦叛文廣命謝都統討夷之斬理郭戮移獠釋其黨七人初西平徭視諸蠻尤桀黠難制文廣偕成忠夜入其柵擒獲之尋數其罪貸焉當文廣之時蠻獠為邊患楊氏先世所不能縻結者至是叛討服懐無復攜貳封疆闢而户口增矣年僅三

十六而歿君子惜之官至武節大夫生三子惟聰惟吉惟信惟聰字晦之七歲而孤育於母舅謝石近家石近以主少衆貳因奉光榮攝堡事光榮立日久益固位惟聰既長光榮深忌之寘毒魚中欲加害覺之弗食光榮復為送婦高州紿與俱將殺於中塗謀洩弗果行光榮恚籍播州二縣地千七百里往獻於朝詔即其地建白錦堡加光榮禮賔使光榮還惟聰率部佐出迎光榮豫置毒於茗以俟隷人誤進光榮啜之即斃惟聰始親政

光榮弟光明懟惟聰暮夜以兵刼之惟聰出禦光明敗
奔蜀訴於部使者李獻誣惟聰謀不軌獻入其辭矯發
南平諸寨兵入播惟聰憤懣不自勝大集兵拒戰敗其
師事聞詔奪獻官進惟聰修武郎左班殿直賜金帶錦
袍慰諭之光明因亡入閩而死居無何惟吉復作亂殺
惟聰二子衆怒共誅之惟聰深懲家難禱於上下神祇
誓曰世世子孫不可以權假人違此言者天實殛之惟
聰復生二子選邃選字簡夫始立值嶽欽二帝播遷高

宗南渡選慷慨負巽戴志務農練兵以待徵調士大夫
韙之性嗜讀書擇名師授子經聞四方士有賢者輒厚
幣羅致之歲以十百計益士房禹卿来市馬為夷人所
刼轉鬻者至再選購出之遷於客館給食與衣者數載
屬歲大比選厚餽遣徒衛送其還益竟登進士第邃貳
於選謀入闉作亂選邑邑喪明而終官至武經郎生十
有三子唯軫軾最良軫字德輿美髯長身狀貌瓌偉剛
果勇決人服其能甞病舊堡隘陋樂堡北二十里穆家

川山水之佳從治之是為湘江軫初無嗣鞠軾子棨為
後晚生三子勳扆昺以棨賢遂不易初議尤愛軾尋授
軾堡政獨築室萬泉以終軫畜一虎馴服左右常駕以
出游人異之官至秉義郎軾字德載沉静寛厚孝友無
間言遇軫諸子不翅若已出初先據下州世治兵相攻
凡七傳至煥軫之幕官猶泳從容白曰骨肉相殘吏狄
之俗也上下楊其初由一人而分干戈日夜相尋孰若
講信修睦復兄弟之親乎軾欣然曰吾有志久矣子為

我往説之泳至下州煥頓顙受命遂盟而還軾留意藝文蜀士来依者愈衆結廬割田使安食之由是蠻荒子弟多讀書攻文士俗為之大變軾官至成忠郎累贈武節郎棨字文卿小字伯强幼授大學即掩卷嘆曰此非一部行程歷乎必涉歷之至乃可爾長好鼓琴投壺棨母弟煇有寵於父幾奪其位棨亦欲以位讓之因循泳言得不廢開禧二年蜀帥吳曦叛棨帥師赴援會曦誅不果貢戰馬三百萬白金鉅萬且請因曦誅大舉北伐

以雪先耻上優詔荅馬嘉定十二年復輸馬三百於蜀帥蜀帥以聞上益嘉之南平夷穆永忠盜據公家田粲曰穆不道犯王略吾為藩臣可緩其死耶帥衆討平之斬永忠歸其田南平閫酋僑桂弒父自立粲聲罪致討敗其衆於滇池斬首數千級闢地七百里獲羊牛鎧仗各以千計煥遠盟鈔掠界上粲遣兵誅之歸煥所掠地賦於珍州下揚平邊患遂熄粲性孝友安儉素治政寬簡民便之復大修先廟建學養士作家訓十條曰盡臣

節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從儉約辨賢佞務平恕公好惡去奢華謹刑罰論者多之楊氏居播十三傳至粲始大官終武翼大夫累贈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賜廟忠烈封威毅侯生三子价佐佑价字善父英偉沉毅自少不羣父没以郡政畀其子文專志養母端平中北兵犯蜀圍青野原价曰此主憂臣辱時也其可後乎乃移檄蜀閫請自效制置使趙彥訥以聞詔許之馳馬渡劍帥家世自贍之兵五千戍蜀口圍

解价功居多詔授雄威軍都統制未幾復白錦堡為播
州文領郡价統兵如故蜀警叉急詔价以雄威軍戍夔
峽价分署所部屯瀘渝間遣奇兵擊東遂以捷多遷武
功大夫閤門宣賛舍人嘉熙初制置使彭大雅鎮渝檄
价赴援价督萬兵屯江南通蜀聲勢北兵不敢犯孟珙
宣撫荆湘余玠制置西蜀皆倚价為重上屢下詔褒美
之价指天誓曰所不盡忠節以報上者有如皦日一日
大飯羣僧价趺坐誦佛書數語而終价好學善屬文先

是設科取士未及播价誦於朝而歲貢士三人云贈開府儀同三司威武寧武忠正軍節度使賜廟忠顯封威靈英烈侯文字全斌紹定中北兵始入劍文日閲士卒為備蜀中避地者多歸之嘉熈中北兵窺江彭大雅復来徵師价命裨將趙暹帥萬兵赴戰石洞峽擊破之以功轉武德郎閤門衹侯父卒詔起文視事進武功大夫閤門宣賛舍人文移書余玠曰比年北師如蹈無人之境者由不能禦敵於門戶故也曷移鎮利閬閒經理三

關為久駐謀此上計也今縱未能大舉擇諸路要險建城濠以為根柢此中計也下則保江自守縱敵去来耳況西番部落已為北所誘勢必撓雪外以圖雲南由雲南以并吞蠻部闞邕廣窺沅靖則後門斡腹深可憂也玠偉其論竟徇中計後果如文言淳祐八年西帥俞興西征發兵五千人與俱大戰者三皆捷遷左衛大將軍余玠北伐漢中文命將趙寅會兵渝上三次戰又捷十二年北兵圍漢嘉文使總管田萬率兵五千間道赴之

夜濟嘉江屯萬山必勝二堡萬以勁弩射之敵不能支
遂卻加右武大夫寶祐二年北兵由烏蒙渡馬湖入宣
化宣撫使李曾伯來徽師文遣第大聲統兵行大小九
戰又提轉左武大夫五年北兵循雲南將入播文馳奏
詔節度使呂文德偕文入閫諭羣酋內屬大酋勃先領
衆降六年拜親衛大夫以解瀘城圍剪烏江寇功加忠
州團練使景定間劉雄飛夏貴守蜀復江安州餉禮義
山戰懸壺平而播兵為多進中亮大夫和州防禦使播

州沿邊安撫使爵播川伯食邑七百戶詔雄威軍加御前二字以寵異之歲賜鹽帛給邊用著為令文留心文治建孔子廟以勵國民民從其化卒於咸淳元年贈金川觀察使元贈榮禄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柱國追封播國公諡崇德生一子邦憲字仲武倜儻有大節好書史善騎射始冠授成忠郎雄威軍副都統通管州事二年閫大舉入寇破沿邊諸戍邦憲出師樞之閫敗却尋潛渡烏江步騎猝至民大駭邦憲部署諸將令曰必剪此

寇而後朝食蠻閧急引退甫涉江邦憲追擊大敗閧衆於中江斬首千級擒其酋羅汝歸進武節大夫沿邊安撫使閧又悉兵寇下邑邦憲復敗之獲酋長阿鮓歷舉其罪狀而釋之閧自是懼不復出拜利州觀察使還左金吾衛上將軍安遠軍承宣使播州節度使至元十二年宋亡元世祖遣使者詔邦憲内附邦憲捧詔三日哭奉表以播州珍州南平軍三州之地降十五年入朝詔襲守如故拜龍虎衛上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紹慶

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撫使播州管內安撫使播下邑
黃平壤近於荆地荆之戍將欲奪而因邦憲發其姦請
復歸黃平十八年陞宣慰使十九年閩叛詔發諸道兵
進討師道播而入邦憲給饋餉命將卒與之俱乃夷之
累贈推忠効順功臣銀青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
封播國公謚惠敏生一子漢英字熈載五齡而孤二十
三年其母貞順夫人田氏挈之朝京師世祖摩其頂熟
視良久諭宰臣曰是兒真國器也宜以父爵錫之賜名

賽因不花授金虎符龍虎衛上將軍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播州軍民安撫使賜金繒弓矢鞍勒遣歸二十四年族黨構亂殺貞順夫人漢英㝠經入奏上詔捕賊至益州戮以徇二十七年詔郡縣上計播之鄰境拒命漢英即括户口租稅籍進世祖大悅加播州等處管軍萬户二十八年漢英入朝奏罷順元宣慰司升播州安撫司為宣撫司授漢英軍民宣撫使會羅甸宣慰使斡羅思誘播下邑黄平諸寨酋詐為新闢境土以

獻漢英奏復之幹羅思恚不勝誣言舊有雄威忠勝二
軍思播匿弗奏請籍征交州漢英抗言納土時已隸別
籍矣御史臺審覈上之詔寢其事俄拜漢英侍衛親軍
都指揮使成宗即位漢英入朝者三大德三年詔錫漢
英世守其土漢英奏改南詔驛道分定雲以東地隸播
西隸新部減郡縣冗員去屯丁糧三之一民大便之二
年部蠻桑柘亂湖廣行省議用兵漢英言賊勢方盛宜
招諭之不聽兵出久無功竟以漢英議始相繼降五年

右丞劉深討南詔道出播漢英輦運軍食無乏六年閩婦蛇節宋隆濟叛詔合湖廣四川二省兵征之命漢英以民兵從甫出師卒遇賊漢英力戰大軍繼之降阿苴拔乍籠賊復合拒竟大敗縛蛇節斬隆濟阿女而平之以功進資德大夫賜玉帶金鞍弧矢仁宗立顧禮益厚進勲上護軍增賜金帛延祐四年黄平南蠻蘆犇叛新部黎魯亦嘯刼聚亂詔漢英宣撫之二賊降置戍而還漢英為政急教化大治泮宫南北士来歸者衆皆量才

用之喜讀濂洛書爲詩文尚體要著明哲要覽九十卷桃溪内外集六十四卷賜推誠秉義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播國公謚忠宣其妻田氏亦善讀書人以爲難能無子以弟播州招討安撫使如祖之子嘉貞嗣嘉貞至治二年来朝英宗賜名延禮不花累官資德大夫湖廣行省左丞沿邊宣慰宣撫使嘉貞卒子資德大夫播州軍民宣撫宣慰都指揮使忠彦嗣忠彦卒子資德大夫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

播州軍民安撫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元昂嗣元昂卒無子田氏以始祖季子嘉議大夫湖廣行省參知政事播州沿邊溪洞招討使城之子鏗嗣入我國朝鏗遣使内附授以播州宣慰使實洪武初年云

史官曰播州本秦夜郎且蘭西南隅故地夷獠錯居時出爲中國患楊端藉唐之威靈帥師深入遂據其土五傳至昭侑子中絶而貴遷以同姓来爲之後又三傳至文廣威龔德懐而羣蠻稽首聽命益有光於

前人又三傳至選留意禮文尊賢下士荒服子弟皆知向學民風為之一變又二傳至粲封疆始大建學造士立家訓十條以遺子孫其子孫亦繩繩善繼尊尚伊洛之學言行相顧一如鄒魯之俗昔之爭鬬敓攘之袖亦幾乎熄矣何其盛歟嗚呼楊氏以一姓相傳據有土地人民侈然如古之邦君由唐歴五季更宋涉元幾六百年穹官峻爵珪組照映亦豈偶然之故哉葢蒙詩書之澤涵濡惟深頗知忠盡報君之道

或天有以相之歟楊文公大年所行貴遷之先人誥辭其中書令業則曰向事僞主當朕親征爰屬危機能傾丹欵其冀州刺史延朗則曰奮身軒陛効命疆陲均甘苦而得士心袵金革而從王事以此觀之其功在國家澤被生民可謂厚矣世奕光榮而弗絶者雖本於天其亦有以也哉其亦有以也哉

劉彬卿傳

劉彬卿名文質彬卿其字也姓劉氏其遠祖仁贍仕南

唐以忠節著子孫居表者遷於豫章今為豫章人彬卿讀書不泥章句務在躬行年踰三十擔簦走燕都燕都貴人一見争相引重薦為太師國王府儒學正陞教授皆不赴除承懿寺照磨曽未幾何改繕工司照磨貢新麪上京彬卿旦夕視惟謹諸司同行者以入雨紅腐絓於吏議惟彬卿獨否帝與后妃太子皆賜之衣衣凡五襲人為彬卿榮彬卿曰吾敬君之道當爾也轉詹事院管勾府正司典簿壽福都總管府經歷中書左丞史克

新戍遼陽時江南餉道絶各屯田以食軍士食且不給
廷議欲徵其米五萬石人難之不敢往彬卿毅然請行
初至軍有欲害之者彬卿色不變亹亹為陳利害衆咸
感動卒致三千四百斛以歸博囉特穆爾以中書平章
統兵鎮西京人畏其威不敢仰視彬卿持官書至左右
索視之弗與遂辭不為通彬卿呼曰朝廷之命將委之
草莽耶索羅聞之竟出見彬卿以官書進索羅視已謂
彬卿曰可與幕府議之彬卿曰官書既達行與否在平

章使臣何與馬趨而退博囉不敢强將宴留之彬卿曰
使事已畢尚何留即日上馬去從事官皆餞之出郊嘆
曰此真使者世益不多見也府公俱徵僧賕僧愬御史
臺臺臣問曰何獨無劉經歷邪僧曰經歷乃儒者理苟
直不侯人言不然徒言之無益也且於我無所私焉敢
誣之特授大司農司照磨宣政院聞之欲辟為屬弗能
奪而止時官牛多掠於亂兵貧窶人無所訴富有力者
反指以實口沒去牛羊失其祖彬卿舍乘傳偽衣醫者

服徒行民間廉其實以聞徵富人租而優貧窶之家京南諸倉亡慮數十不以時入糧民告病彬卿馳驛察之既至紿驛吏曰吾將使江南爾因託故遲留徧詢倉之前後民盡得其情乃往揖倉使崔甲曰吾使臣爾願預坐隅以觀美政可乎崔不答彬卿遂坐與談倉中事崔忽拂衣起曰君知有使者事爾乃暇及此耶彬卿罵曰吾農宮也吾不叩汝等誰復叩之汝即具文書来上倉中人皆吐舌相顧卒治崔如法遠近不待督而事集已

而陞本司都事擢樞密院都事俄復入都水監為丞陞少監階中順大夫彬卿性耿介不阿行事絶與流俗異初至燕客塔海平章家平章勸其納少室以奉巾櫛彬卿曰家有糟糠之妻相期至髮白肯中道棄之乎不聽其子時敏方幼一少年誘其馳馬竟跌死或語彬卿宜訟彬卿曰吾兒死生有定命可尤人耶經一晝夜忽自蘇後十二年補大宗正府譯曹掾一旦以疾卒彬卿名或者詰之曰此亦墮馬死耶國史掾萬生客死於燕妻

子貧不能歸葬彬卿予錢二千緡俾奉柩還南昌御史大夫多爾濟巴勒有忤相臣出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省署治武昌道梗未易達必經石頂關歴連雲棧過瞿唐灔澦出萬險而始至從事官皆散去獨彬卿留大夫曰吾國家老臣一死固當彬卿爾家貧爾當從此逝也彬卿曰士窮見節義正在今日大夫何為出此言邪及大夫沒又護其喪還檀州彬卿為人不避事苟使銜命而往雖萬里不辭凡出使即呼官録其行槖且曰去時苟

增其一即臧也尤善以形色言人吉凶巧發奇中無毫髮差忒人有意問之輒固閉不答彬卿貌奇古眉毫長寸許雙目深其瞳閃閃照人黟南先生程文以道人劔客目之彬卿年七十餘今猶聞其騎青驢出入於豫章山中云

史官曰嗚呼世道既降平日素號士大夫者恒脂韋自保秘孰有如彬卿之剛介者乎與人交也勢盛則趨勢衰則狐鼠竄伏望其門而畏之孰有如彬卿之不

變其初者乎封殖自私汲汲恐或後視人顛連傾覆縱有耳若罔聞知孰有如彬卿惠及死喪者乎自它人言之如彬卿者可謂難矣而彬卿則曰此儒者恒事耳非難也嗚呼若彬卿者不亦君子之人也哉不亦君子之人也哉

張中傳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歷遊江右諸郡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

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隱莫府山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春正月上帥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侍上左右因薦中遣使者召至賜之坐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鐵柱觀亦化為灰燼惟一殿巋然存耳夏四月指揮使康泰反一如中言中自是寵遇有加且言國中大臣將有變上宜預防秋七月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伏甲北門欲為亂事

覺伏誅歲癸卯夏五月癸未上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中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贄名馬果符兩重之語中又言省署內當有震驚城中亦擾擾但於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災藥砲藏樓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內外咸恐偽漢陳友諒圍我豫章三月不解秋七月癸酉上舉兵伐之名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

康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弗能進中曰臣頗習洞元法當為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已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入虜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僉以為不可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偽吳王陳友仁及將士溺死者無筭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屍蔽江陳友諒中飛矢卒癸亥降其衆五萬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唯南康與康郎山小異爾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

曁報至乃乙酉葢日官筭歷是月常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為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銕冠人因號曰銕冠子云

賛曰濂數與中游見其人類陽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甲辰夏五月同列二博士有咈上意方杜門待罪中叩二人所生年捉筆作點點狀如計數者良久笑曰不遠復期在七月五日濂書而識之至六月之晦有旨令二人復官頗

疑其術之未盡驗及獲見上謝則中所期也中之術亦異哉上嘗覩疏十事命濂作傳藏金匱中後六年覩遺槀於故篋因繕録之而并紀所識之事云

胡長孺傳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當唐之季其先自天台来徙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後相望曽祖㮚廸功郎欽州司法叅軍脫略豪雋輕貲急施人稱為鄭莊祖巖起嘉定甲戌進士朝奉郎知福州閩

縣事卓行危論奇文瑰句端平嘉定士大夫皆以為不可及在江西幕府平贛州之難於指顧之頃全活數十萬人父居仁淳祐丁未進士朝散郎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亦絶出於四方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逮百氏名墨縱横旁行數落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揆序之咸淳十年以任子入官監重慶府隅槽酒務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聲聞赫然會宋亡退隠山林中至元中詔下

求賢有司强起之至京師集賢院薦爲翰林修撰言忤執政改教授揚州秩滿遷建昌適録事闕官檄長孺攝之時程楚公家氣燄熏灼即違法人不敢何問其樹外門侵官道長孺亟命撤之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歲丁未浙江大祲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托歡察爾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閲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

是矣托歡察爾怒曰汝膽如山邪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托歡察爾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閒恒出鈔道爲過客患官不能禁長孺爲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騶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巖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辭謝騶卒俄集皆成擒俾盡逮其黨寘於法夜行無虞民荷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卒杖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

其誣械於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杖者過焉戟手稱快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羣嫗聚浮屠庵誦佛書為禳祈一嫗失其衣適長孺出鄉嫗訟之長孺以年麥賞羣嫗合掌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矣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嫗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長孺白事帥府歸吏言有姦事屢問弗伏者長孺曰此易易爾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姦者訊之辭愈堅長孺佯謂令長曰頗聞國家有詔盡迎

之叱隷卒縛姦者東西搵空縣而出庭無一人姦者相謂曰事至此死亦勿承行將自解矣語畢吏唯而出姦者驚咸叩頭服罪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揺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紿以亡於盜屢訟不獲且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去未幾治盜長孺嗾盜誣兄受步揺爲贓逮兄赴官力辨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還歸焉轉兩浙都轉運鹽

使司長山場鹽司巫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長孺為人光明宏偉務為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之有如飢渴之於食飲方嶽大臣與郡二千石聘致庠序敷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為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皆躍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為辭章有精𤣥金舂玉撞一發其和平之音海内来求者如購拱璧碑板焜煌照耀四裔鄉闈取士屢司文衡貴實賤華文風為之一變

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旦具酒食與比鄰别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為遽欲觀化乎長孺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就寢至夜半喘忽止其子駒排户視之則正衣冠坐逝矣年七十五所著書多亡逸唯石塘文槀五十卷行於世其從兄之綱之純皆以經術文學名之綱字仍仲嘗作篤書其於聲音字畫之説自言獨造其妙惜其書不傳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進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

可誦人號之為三胡云

賛曰長孺之學出於國子正青田余學古學古師順齋處士同邑王夢松夢松事龍泉葉文脩公味道味道則徽國公朱熹之弟子也考其淵源亦有所自哉初長孺既於學古獲聞伊洛正學及行四方益訪求其旨始信涵養用敬為最切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晚年深慕陸九淵為人宇宙即吾心之言諄諄為學者誦之令其説猶在安得豪傑者興而正其異同哉

王秉彝傳

秉彝名德良和州人姓王氏王氏出江左故望冑也秉彝為人龎博而堅凝鉤經索史智識過人數級當衆議膠葛更端猶專前緒秉彝從容墜片言輒懌然從以故士君子恒歸往之秉彝亦樂與盤旋燕享之禮必極水陸珍脆酣嬉淋漓不知日之將夕間徜徉竒山水中見岩姿川容絪緼來獻狀情思㝻㝻然曰精神聚會吾殆與之無間豈古人所謂烟霞痼疾也邪勸之仕笑不荅

或云是有道者也或云是夫也良其才可用世遯肥葢將免乎秉彛皆棄弗省自壬辰兵亂秉彛崎嶇戎馬間雖窘迫甚幸得不死仰天誓曰吾力苟可生人雖百至凍餒不卹也道遇羣卒縛一男子且行且榜笞之叱曰不予金當就烹秉彛視之鄉人也輟白金二斤贖之出京口軍帥有享秉彛者既謁入左廡倒懸一夫頭窣窣控地作乞命聲秉彛曰欲享賔而虐無辜吾食不下咽矣帥悟使釋豫章有夫婦避兵者夫死於溺婦苦風攣

不能行秉彛為葬其夫藥婦疾至愈乃遣過廣德逢健兵反接萌隸以白刃摩其頸老嫗隨之啼秉彛呵曰子脫可殺獨不哀其母老乎解其接縱去行未及久又遘一婦腹未晬兒左手引垂髫童童有三兒纍纍相援泣游卒荷戈隨其後秉彛呼游卒止出酒飲之且讓曰子壯士也胡為殺婦人殺一婦人姑寘之奈殺其五子何曷舍諸游卒如其言及僑居金華一老儒來告曰吾不火食者信宿矣秉彛為之動容搜囷中得米二斛悉予

之建藥區市中畜善藥以賑人急甚窶者不受其值由是秉彝樂善之稱聞四方秉彝曰是善名我遂以榜其堂江左海右士咸作為辭章云

史官曰僕嘗游建鄴泛大江過歷陽望八仙人山山雲矗起如車蓋問張文昌舊隱處想在空翠杳靄間故老已盡人無能知者及歸金華與秉彝相見潛溪上衣冠儁然議論磊落有奇氣第流連山水間而志不自釋噫秉彝固歷陽産也豈即所謂隱者邪非邪

吾衍傳

吾衍字子行杭人也意氣簡傲不為公侯屈色常自比郭忠恕居生花坊一小樓客至僮輒止之通姓名使其登乃登廉訪使徐琰一日来見衍從樓上呼曰此樓何敢當貴人登邪願明日謁謝使節琰素重衍笑而去生徒從衍游者常數十百人衍坐童子地上使冠者分番下授之時出小青涼傘教之低昂作舞勢或對賔游談大噱解髮濡酒中為戲羣童皆肅容莫敢動衍左目眇

又跛右足一俯一仰嫵媚可觀究有晉宋閒風致畜兩錢如意日持弄之或倚樓吹洞簫數曲超然如忘世者性好譏侮文學士獨推服仇遠及胡之純長孺兄弟謂百年間所無有初衍年四十未娶買酒家女為妾至大三年秋或訟女嘗為已妻官為逮女母母死復逮母後夫夫主衍家會其偽券事覺連及衍衍固弗知也邏卒辱衍南出數百步録事張景亮識之叱曰是不知情何攝也即遣歸或有訴行丞相府事下杭府治臘月未盡

二日甲子衍持詩別仇遠竟去不知所之明年三月辛酉衞天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是骨朽淵泥久矣多寶院僧故從衍學為詩聞其死哭甚哀招衍覓葬之西湖上衍通聲音律呂之學善倣李賀詩工隸書尤精於小篆其志不止秦唐二李間究丘趙期頤以書名世得之衍者為多其所著書有尚書要略聽元造化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辭譜重正卦氣楚史檮杌晉文春秋道書援神契說文續解石鼓詛楚文音釋閒中編

竹素山房詩世多傳

為說者曰行之才高矣使其能自貶以入繩墨則其所進孰能抗之哉今所學僅若是固可尚也亦可悲也雖然行亦奇士也夫

抱甕子傳

予嘗游括之少微山俯瞰四周如列屏障山之趾有隨地形高下為蔬圃約二十畮凡可茹者咸藝焉傍列桃杏梨李諸樹時春氣方殷蔬苗怒長芾滿望皆翡翠色樹

亦作紅白花繽紛間錯如張錦繡段心頗訝之曰是必有異因曳杖而降冉冉至其處氣象幽敻絶不聞雞犬聲遥望草廬一區隱約出竹陰間疑中有隱者亟前候之良久見一士戴椶葉冠身被紫褐裘抱甕出汲水灌畦予進問曰夫子何名曰山澤之民無所名也强之曰人以其抱甕也遂呼為抱甕子爾曰丈夫處世亦多術矣出則華軒結駟入則鍾鳴鼎食有志者輒能致之夫子恒營營逐逐於一甕間無乃自苦乎抱甕子忽𩕳然

一笑指峕磴揖予坐寘甕於地嘆曰吾受血肉軀與人同豈不樂榮貴與人異哉顧念之頗熟百歲之間寧復幾何與其彊情而徇世寧若任真以自放也吾圃之西則九盤山山之顛宋州廨建焉側有烟雨樓當山雲初興景象萬態極可玩李鄭侯馬莊敏公嘗登之而感慨矣其東清溪觀秦賢良謫官而来亦游憩其上時坐鷺花亭賦詩而今竟安在哉非惟人隨流水而逝異日凌霄之崇構皆蕩為氛埃一凝竚間野草荒烟若愁悲之

不可禁世事往往類此是何足深道吾所以抱甕出入而弗辭也且當抱甕之時嗒然忘形志慮外絶精神内營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招之弗前麾之不驚委蛇容裔而萬物莫吾敢攖自以無愧於赫胥尊盧之民子以吾為逐逐營營不亦過歟曰然則灌畦亦有道乎曰有蔬性不欲燥燥則生意戹而不伸蔬性宜濕濕或過焉則氣傷而寖屈吾日夜調之燮之俾適夫厥中則芃然而秀嫣然而榮矣言訖抱甕而去予深味其言葢有道而

隱者也所謂强情而狥世曷若任真而自放不幾於樂其天者歟所謂人物代謝而樓觀不能以存一俯仰間而感慨係之不幾於達人大觀者歟所謂抱甕有術心與耳目之官内而弗外不幾於守一不二者歟所謂藝蔬得中不使倚於一偏不幾於治民有政者歟疾起而追之抱甕子入竹陰閒閉户高卧扣之不見答若無聞者予憮然而退

史官曰予既歸金華山日思抱甕子不少置及官南

京見朝紳中貌有相肖者問其同列曰是豈括之灌畦者邪曰然曰奈何仕為曰去年應聘而起典儀晉王府轉官起曹簡劇浩穰聲望益龐鬱云曰其氏名謂何曰此烏傷校官劉浩卿子也名彬其字為宗文予不覺嘆曰浩卿吾故人也其有賢子若此予不能知之可愧矣夫雖然宗文當元季政亂肥遯山林若將終身焉及逢有道之朝輒蹶然興起以力政著聞其得出處之正者矣向予意其為有道之士者果非

過歟果非過歟使宗文非有道之士則長往山林而不返矣謂之賢也得乎因記問答之語為抱甕子傳

王冕傳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亡其牛或牽牛来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

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録為弟子學遂為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為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畊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為者

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竒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為狂奴北游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兎游矣何以禄仕為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惟兩幼女一童留燕伥伥無所依冕知之不逺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内無事或斥冕為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

為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荳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卧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諷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不休皆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為聳人至不為賔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輒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减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

短長為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為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頽兵起一一如冕言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寘幕府授以諮議叅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寀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蓰穿

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即寃也寃真怪民哉馬不覂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寃亦類是夫

鄭景彞傳

鄭銘字景彞婺之浦江人世以孝義顯聞景彞自幼濡染之深卓然有以自立面目嚴毅不妄言笑人多敬畏之從父大和司家政察其為人可成遠大器聘鄉先生吴公萊為之師吴公授以春秋三傳之學發凡舉例會

諸說而折衷之景彛即能領解其趣有所質問咸中肯綮吳公極鍾愛遂相親如父子金華胡君翰亦来從吳公遊景彛與之晝夜相摩切凡天地萬物之理内聖外王之道古今事會之變無不及之講覈既久精神發舒大肆其力於古文辭吳公品評至嚴一辭稍不脩輙以為詬病故景彛之文幅尺弘而體式備胡君之文意度容而波瀾張皆熠熠有光於時云初景彛早喪父事母黄氏至孝飲食必慎擇以進黄氏嗜鱢魚雖卒不可得

必徧求之以悅其意㑹有疾益思得魚已而獲魚笔以香鐙上之疾遂瘳奉諸兄如嚴父進退執禮甚恭不命之坐不敢坐蓮塘張翁無子聞景彝賢而有文命爲贅婿景彝能當翁意翁亦以客禮待之然翁頗木訥自重景彝亦自韜秘絶不與人交終日嘿嘿而坐或焚香以銷世慮既而彈指歎曰吾誦詩讀書亦頗有志於事功奈何鬱鬱久居此耶黄氏歿其志遂孤景彝居喪盡禮出入必布褁鞍轡三年不御酒肉翁大享賔樂作景彝

潛避去翁不懌或為解曰居喪不聽樂其家法自當爾
翁何怪耶翁自是不敢强翁既耄欲以貲産悉屬之景
彛昪辭請以昪諸族子翁不可姑受其三之一翁之亡皆
景彛奚埋之他受田者漠如也景彛之仲兄鉅歿以次
當長其家哀痛弗忍請至終喪羣從固請乃泣告外姑
以歸籍所得翁之田廬歸於公復自念久居於外不親
家事能荷負者莫如從子渭又宗子也遂為文告先祠
讓之渭亦固辭因虛其席年六十二卒景彛臨事重然

諾不苟於取與鮑溪水惡春漲多溺人景彛架石橋其上潘氏子母老無養給其衣食終身人又稱景彛為惠人云

史官曰瀛聞浦陽鄭氏家九葉同居最多令子弟而授經者之師吳公先生又一時名士心極傾下之後十五年瀛以非材来繼吳公後始得與景彛交徵諸所聞益信景彛出所作賦數首峻潔莊凝絕似其為人而他文辭亦稱瀛方惜景彛之學未暴白於世且

謂玉光劒氣終有不可掩者而景彛忽作土中人矣不亦悲夫瀌與景彛曁胡君皆吳公門人胡君既銘景彛之墓瀌亦不能無情遂述為小傳一通以傳嗚呼有才無命世之如景彛者不少寜不使瀌重有所感乎

樗散生傳

樗散生者錢唐人李氏名詞字孟言少受學越人楊君維禎負氣尚節善為詩賣藥金陵市中名其室曰樗亭

而自號為樗散生市人病者趨其門買藥無不與所與必善人人談樗散生美不置口或問樗散生今人莫不願為材有寸誇尺有尺誇尋惟恐人不知已才不即用既用又恐不得大任以為戚今生乃以樗散自名樗不才木也生豈無才者耶何其嗜好與人不同也所惡乎樗者以其無用也今生脩善藥以活疢疾者有功於民甚博何為以樗自汚哉樗散生曰吾計之熟矣名之美者吾豈不欲居之然苟無實以稱之則名祇足為禍吾

苟自以為可用彼將以有用者求我我或不足如其所求則為妄人矣吾今自以為欆彼亦從而欆我不虞我足用而我足用者固存何損於我乎世之受禍深者求名太切者也夫名虛器得之未必有益於身而與我競者齦口恨切齧也齗魚巾切齒根肉然欲奪之不亦危乎吾是以安焉而不敢務乎名也且吾之食者醫醫之書易知醫之技易學吾誠盡吾心焉疑於心者不敢強施於人薄於用者不敢厚責其報雖有不中庶可以無愧矣我誠肯

自負吾才而享釜庾之禄豈皆不若乎人然吏胥操法而迫吾側民庶持牒而聒吾前吾心欲平之而力不暇欲施吾才而勢有不能則吾心之愧無時而釋矣豈若守易能之技居無用之名以自適哉於是問者謝之咸稱𣝣散生爲知道者余聞於建安黄仁云

史官曰𣝣散生之傳不虚矣生豈果知道者哉君子之道貴乎食焉而無愧吾觀世之人有愧者多矣生豈無見者乎孔子强漆雕開仕開自以爲未信而不

願為孔子悅之㩲散生豈學漆雕開者耶然則謂生為知道豈不然耶或謂生慕㩲以不才而壽彼莊生寓言生葢不取云

李疑傳

金陵之俗以逆旅為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佹以出入曉鍾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睊睊未瞑即輿弃之而𣪞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為不

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於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它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脈躬為煮糜煉藥旦暮執其手問所

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與屎同）汙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為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為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為它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攜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於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名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

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賸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卧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為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産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為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

著云

太史氏曰吾與疑往来識其為人疑姁姁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為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毛德玄傳

毛聚德玄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秦盡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秦老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

問曰爾不畏死耶何為不避我也聚泣曰我老母在安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狼虎聚弗憚跣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弃遺者長兄葵柩將及壙訛言盜且至人懼欲奔匿聚曰兄柩在斯忍弃之以圖生卒掩壙而還再從母殯城隅人取其塼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塟者十餘喪聚皆為葬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

濟鄰里貧不償者則焚其劵有客宿其舍旦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隣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為善士聚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子絃綖皆好學絃今由國子生為殿廷儀禮司序班與余孫慎同官相友善

史官曰孝弟慈愛人性所發也寧係所習哉萊在東海上其俗從古號為難治禹書春秋外之今去古二

千載乃有毛君之行是烏可以習俗古今論耶語曰為善必有後毛君之善卓然可稱矣其子孫殆將有昌者耶

桑仁卿傳

桑惠字仁卿婺之武義人其先居麗水桑溪南渡後有景昭者始遷婺歷四世皆不墜書詩仁卿幼喪父獨奉母居不能與人浮沉介然自守遇人則翼翼然恭未嘗往叩富兒門惟日夕訓諸子弟雞初號輒呼起懸燈誦書

食時使從師或值雨淖親持蓋僕之還人咲其愚勸曰子貧若是餰將生塵矣何不學他技藝朝出門暮可即得錢讀書固佳其効乃如捕風耳仁卿笑曰信如子言吾家學將絕於吾手矣寧餓而死不能從也乃召其子以時誚曰此妄人耳其慎毋聽吾之貧由天於讀書何預哉策勵比前為尤急及見以時明經能文辭鄉校迎為學者師仁卿撫几自慶曰吾將有以見祖宗地下矣仁卿無所於食質田於里翁已而失其券乃以計紿仁

卿至家使重書之或履其跗曰慎勿言翁券失矣翁券失矣仁卿歎曰吾實得錢言猶在耳而因失券負之為計固得矣如内媿何一里譁然稱曰桑仁卿其誠慤人哉未幾卒貧不能斂手足鄉人惜其賢裒錢以葬仁卿娶同縣人項寄媛甚賢淑仁卿固安貧終日樵蘇不爨項無纖芥見於容色澹然能相歡凍餒日不自免聞有佳書必掇所織布帛貿之使讀自時厥後以時以賢良徵主表分宜之簿州里攜酒榼來賀曰仁卿夫婦不負

教子令得官歸矣項曰得官不足榮能不負官斯爲榮耳以時在分宜數督運萬里外兢兢自持無所遺失再轉爲溫州判官遣傔人迎養將及門而卒令以三轉爲夔州府通判陞至某郎益用政事聞於時論者謂父母之善教云

贊曰子弟不患無俊良非父母竭力教之終不能有成也有如仁卿忍貧教子至樵蘇不爨一不變其志澹如也卒能奮發有耀於前人則吾所謂父母不力

教子子未必有成誰不謂然因作小傳以為世勸焉

竹溪逸民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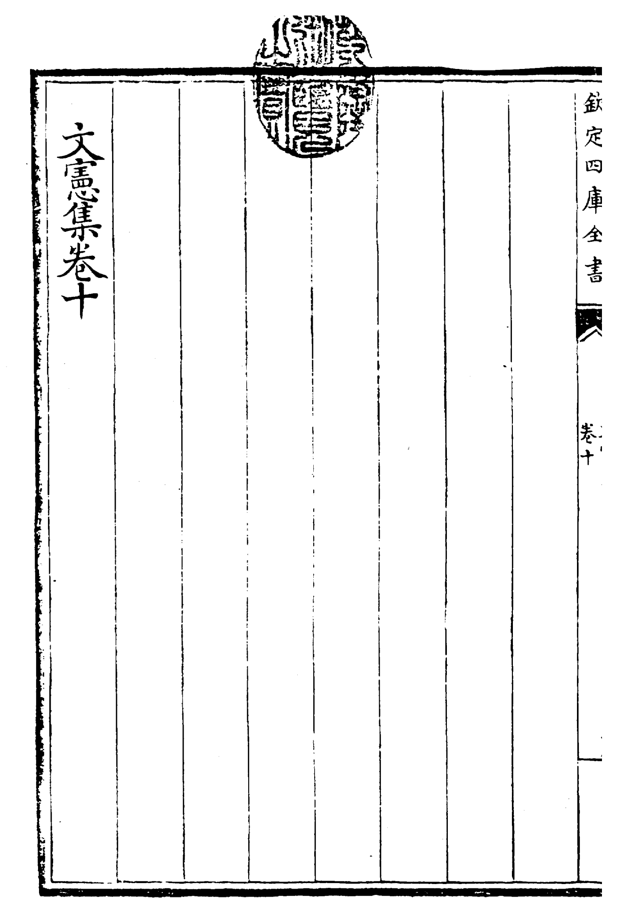
竹溪逸民者幼治經長誦百家言造文蔚茂喜馳騁聲聞熠熠起薦紳間意功名可以赤手致忽抵掌於几曰人生百歲能幾旦暮所難遂者適意爾他尚何恤哉乃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篁竹翛翛然生當明月高照水光瀲灧共月爭清輝逸民輒腰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中簫聲挾秋氣為豪直入無

際究轉若龍鳴深泓絶可聽簫已逸民叩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照兮頭成雪頭成雪兮將奈何白鷗起兮衝素波人見之嘆曰是誠世外人也欲常見且不可得況狎而近之乎性嗜鞠種之滿園顧視若孩嬰黄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日入不倦人讓其留物怒曰舉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爾一息自怡尚可謂滯於物耶復愛梅梅孕緑蕚微吐赤脚踏雪中若温見輒凝視移時目不瞬且大言曰知我者惟鞠鞠已謝我去幸汝梅繼

之汝梅脫又謝去我當上白鶴山采五芝耳白鶴山葢溪上諸峰云逸民年五十益恬泊無所繫閭私謂其友曰吾於世味愈孤矣將漁於山樵於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於水志豈在薪漁於山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樂矣子以予果滯於梅與鞠耶君子以其語近道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傳其事逸民所未嘗言則無從知之矣逸民陳姓洄其名烏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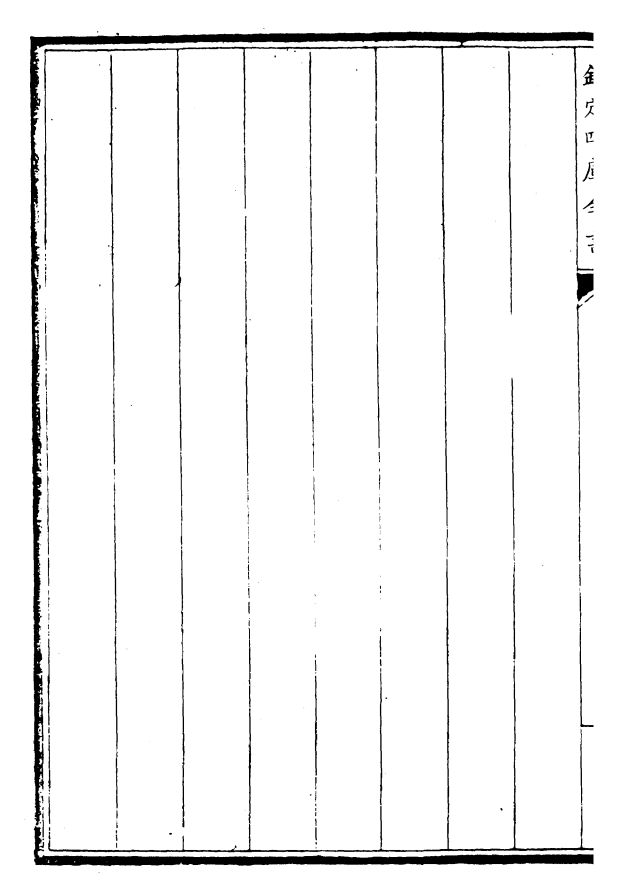
史官曰昔者李白與孔巢父等六人隱居徂徠山世

仰之以為不可狎近因號為竹溪六逸寥寥七百年後而逸民亦以竹溪自名若出一轍豈聞風而興起歟縱曰其地或殊人之衆獨有異高風絶塵照映後先其安有不同者歟士之沉酣聲利而弗返者盍亦知所自警歟夫自范蔚宗著後漢書以隱逸登諸史傳歷代取法而莫之廢者其意又豈無所激歟雖然逸民之自為則善矣



文憲集卷十

謹案第四十八頁後四行博囉特穆爾舊作孛羅帖木兒今改後倣此　四十九頁前一行博囉舊作孛羅今改　五十五頁前五行托歡察爾舊作脫歡察今改後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劉　禮